

T2513 /4341D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2 JAN 1952

13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三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義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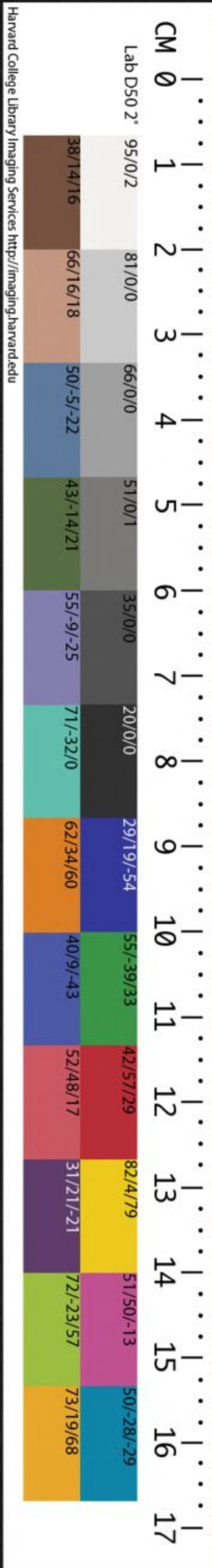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隴

石勒滅前趙

氏據雒池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劉淵傳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

二月匈奴單于

劉淵攻殺

初向單于

合兵寇

並州

中平

中平

中平

中平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義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六年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居于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衆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曰䟽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同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跡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初南單于呼厨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

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初太弟頴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頴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

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頴請歸會葬頴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頴實欲叛之

王浚東嬴公騰攻頴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頴許之淵至左國城

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石淵聞頴去鄴命劉景

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事並見西晉之亂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

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群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

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

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

公禪為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以

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大尉范隆為大鴻臚

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

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元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暉生而眉白日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磊落高亮與衆不群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

為魯王

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

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疑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王淵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義為

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

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義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顓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

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權輕重之執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義密璿挾義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

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群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義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義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義及群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義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義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為河內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仍以粲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悉焉太弟義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義寵由是漸衰

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為者執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聰心然之義舅光祿大夫單冲泣謂義曰踈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義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義以王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踈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

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顓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雋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悞諫國人始惡之三年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義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義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執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竝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義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義謀反漢主聰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

冠威將軍上抽將兵監守東宮禁義不聽朝會又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第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斬準闔示誦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義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王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有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

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親舊并見族耳因獻歛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斬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踞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

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執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闒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

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群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閨闈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九月漢主宴群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義容貌憔悴鬚髮蒼然涕泣陳
謝聰亦為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義曰適奉中詔云
京師將有變宜裹甲以備非常義信之命宮臣皆裹甲以居粲馳遣告斬
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裹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
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
粲使準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
與義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
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義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
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

夏四月廢義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義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

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
知吾心邪 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摠攝朝
政如故大赦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王聰立以為左皇后尚
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
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
孝成帝以趙飛鸞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
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第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况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
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鑿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
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鑿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
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九
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剛篡立將殺涉歸子魔魔亡匿於遼東徐郁家六年慕容剛為其下所殺部眾復迎涉歸子魔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魔請討之朝廷弗許魔怒入寇遼西殺略甚眾帝遣幽州軍討魔戰

于肥如魔眾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魔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跽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遣使請降五月詔拜魔鮮卑都督魔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魔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魔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力強數侵掠魔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魔生銑仁昭魔以遼東僻遠徙居徙何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徙居大棘城

大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眾強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魔擊其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虜於棘城虜衆皆懼虜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濩制已在吾箕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虜虜以為建威將軍虜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猗盧與虜通好三年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

五年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為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廩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

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奔於廆釋卒廆召奔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王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為長史悛為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恣為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濩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壯平

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為謀主廣平遊邃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虔西河
宋奭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弟貞蘭陵繆愷昌黎
劉斌及封弈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疑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兄
武為玄菟太守武卒疑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處處敬禮之及去厚加資
送行及遼西道不通疑欲還就處處開曰鄉里在南柰何北行且等為流寓
段氏疆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疑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
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
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
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
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處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為遼西太守慕容翰
破段氏於陽樂獲之處禮而用之遊邃逢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黃
泓俱避地於薊後歸處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

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盤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
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
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群劉翔
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處東夷校尉崔恣
請皇甫岌為長史甲辭說諭終莫能致處切之岌與弟貞即時俱至遼東
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
統帥其民千餘家歸處處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處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
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處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處曰今兩京
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
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
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
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正諸部不患無
辭兵虜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
不受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
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
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
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
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恣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
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
約滅廆分其地恣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恣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
之廆曰彼為崔恣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執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

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恣
許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
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
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
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為
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
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為一
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
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
密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
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
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又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

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鬼出兵大戰鬼使其子銳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鬼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鬼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忠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為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鬼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鬼乃遣燾歸謂忠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忠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鬼鬼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鬼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鬼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鬼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

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冀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踈之乎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鬼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鬼除之鬼不從瞻以憂卒宋該勸鬼獻捷江東鬼使該為表裴疑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三年三月裴疑至建康盛稱慕容鬼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疑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疑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鬼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鬼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

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虜於是備置僚屬以裴疑游邃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虜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虜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虜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虜遣使與太尉陶侃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虜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虜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恒又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群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虜不悅出恒為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䟽上侃府請封虜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戩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虜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秋七月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虜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雋為世子。冬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弈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群司以封弈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鶩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群為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兩負陽協為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洪臻之孫晃奭之子也 冬

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雋為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

事見燕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拜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

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疆敵使石虎畏懼悉使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利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相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袵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

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甄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耳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甄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及遣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雪恥。冰甚愧恨。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雋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

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負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賀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寒謬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臚。郭悌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悌。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為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八年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赦其境內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 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壯士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踞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又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

滕為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廞執專聚衆為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土勿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雍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捷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帥衆入州廞遣兵逆之戰于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喪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恂恂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恂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

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摠不聽衆遂自潰摠逃草中模著摠服格戰廡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摠殺之廡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符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廡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祭說廡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疆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廡稱尊號淑祭因白廡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廡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特流怨廡引兵歸

緜竹廡牙門將涪陵許奔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祭固執不許奔怒手殺淑祭於廡閣下淑祭左右復殺奔三人皆廡之腹心也廡由是遂衰廡遣長史犍為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緜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廡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廡反表廡素非椎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驤為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二月尚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

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成將軍皆封侯爾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為己功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健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式為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民移辛

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懼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求以歸與弟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擒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 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

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卧不
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
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執今若之何於是六郡
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
弼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為票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進兵攻冉
於廣漢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犇德陽
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
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徒
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
湏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為變
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違鄉里何有如此也
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

臧楊襄上官惇等為將帥閻式李遠等為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
與蜀民約灑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頗為特所
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
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
微為廣漢太守軍于德陽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
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
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顥更以許
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
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
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
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德陽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
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
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執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太守杜俊朱提大
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
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救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
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
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
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
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博書曰納降如待敵
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
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

救羅尚岱以阜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
守任臧共拒之岱阜軍執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
言於羅尚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急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
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緹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
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
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
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
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
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冲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
紳等亦近兵攻流流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
符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探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
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

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也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顥留沈為軍師遣席遠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

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遂退流其軫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荆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饑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巖說羅尚求為汶山太守邀結長生

與共討流尚不許巖怒出降於流流以巖為安西將軍巖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眾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給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為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驤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大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饑甚乃帥眾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緝紀以運道阻遠且荆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二十三
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

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灋約灋七章以其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璜為司空李國為太宰閻式為尚書令楊褒為僕射尊母羅氏為王太后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十二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咎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夏六月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侍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

立百官制度從之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

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犇鄴涼州乃定 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大常擊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 秋九月

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

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璠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璠文曰皇帝行璠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與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詳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

長安且逆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犇涼州稱愍帝
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
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
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
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
戎將軍張閔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
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
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勸允持金
五百請求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
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
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

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
閔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奉川中血沒
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
獨涼州安全

天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北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
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從受道者千餘
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
大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
寔弟茂知其謀情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
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輒於
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

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 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

子駿為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

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

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眾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大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

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列

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

欲自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

請 斬岌曰氾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

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

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執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

珍曰劉曜舉三秦之眾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

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眾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

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

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執雖盛然畏

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

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

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

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

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心

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群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

之形啟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執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遭之世也。卒爲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歛。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褱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王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柰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隲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去不能保。何

也。隲曰。齊栢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汜褱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三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閔。武興太守辛巖。楊烈將軍宋輯等帥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二十八
衆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袍罕
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
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
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
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
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衆大潰胤
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閭辛晏帥
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四年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
守長安未易輕也若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較禍難之興
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牧河南地至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
境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為之臣不
受留毅不遣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
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
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八年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
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贇密以告淳
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
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
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
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
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二十九
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往涇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
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
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
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疆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
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
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
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長
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
朝廷以訪守持書御史拜張駿鎮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
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
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

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
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摠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疆遠近稱
之以爲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寘之屬皆
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 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
麴護上疏以爲勒雄旣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
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
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爲意今斬馬詵
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爲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爲涼

州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為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踴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為大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

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卽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漸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卽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一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

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執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眾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誓眾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于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

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背破平之 九月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十餘級枹罕護軍李達帥眾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弈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何以表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襄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脩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克實府庫，正以讎耻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岱之初，疆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寃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驥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繫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驥，驥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史甚衆。

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荆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間參

軍王冲擁衆迎應詹為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弢守江陵徙治尋陵尋又犇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遽為犇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犇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顛代之澄乃赴召顛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貢襲沔陽顛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搃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牧領之會廣州將温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情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周顛屯潯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曰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三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顛復以為軍諮祭酒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衆侃召魯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貢襲陶侃於休障侃犇瀟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弼前後數督戰弼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弼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豫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廁列義徒或比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啟呈其書且言弼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弼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弼為巴東監軍弼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克弼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及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擣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犇臨賀秋八月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主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犇喪卿本家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弼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

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如自選置刺史以下寢益驕橫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弼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松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鷓臬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

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火藉曾爲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麋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麋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涇口西迎杜曾麋爲攀等所襲斬于江安杜曾與攀等止迎第五猗以拒麋麋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諸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交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

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爲將寵任之

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麋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麋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楊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

虞曰曾猶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
 未可便西虞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虞乃遣
 伺歸裁至壘即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
 雋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
 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門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
 曾遣人說伺曰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
 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
 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虞於甌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
 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
 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
 左甌許朝督右甌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甌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
 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

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
 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
 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
 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
 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虞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
 也襄陽

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為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
 辭州牧乃聽為刺史 二月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
 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至
 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

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
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
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為太尉琅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
裴憲及其壻棗嵩為尚書以田徽為兗州刺史李暉為青州刺史 劉琨
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
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眾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
谷廣寧之民多歸之眾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
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據死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獲
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

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柸部眾三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于渚
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眾甚懼
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眾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眾
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
鮮卑之種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
刻日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
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
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
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
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執萇攻末柸帳不
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為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
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眾還屯渚陽勒質末

桎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桎一人之故而縱垂亾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桎三弟爲質而請末桎諸將皆勸勒殺末桎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桎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桎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執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劄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犇廩丘劉琨復以劉演爲兗州刺史鎮廩丘石勒攻李暉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爲青州刺史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

陸眷不致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拜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有賞王六脩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

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荅浚誣原與群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又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爲疆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執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

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况爲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疆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疆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疆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變修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故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凡笑曰王彭祖貞可擒也。浚使者還，薊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二月，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還白浚，將勒兵振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亦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竝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涉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日十一

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勗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又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柰何從賊以自汙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胤使江東，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虎拔廩丘，演奔文鴛。軍虎獲演弟啟以歸。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坵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倚盧之眾，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疆，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眾，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疆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

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馬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亾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犇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已未琨帥眾從飛狐犇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段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

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犇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為墓也匹磾至右壯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匹磾走還薊 段匹磾之犇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群送之匹磾敗群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眾也今我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

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謨崔悅等帥琨餘衆犇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群為主將佐多犇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尚疆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謨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寃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犇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犇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

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鴛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執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爲忠釋而禮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令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此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跡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鴛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

諸城悉拔之。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鬪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槩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鄆前執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獨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襯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爲冠軍將軍。文鴛爲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爲後趙所殺。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爲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爲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犇安定。太守賈足納之。秋七月，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爲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

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土保為相國南陽王模之敗也都
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
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
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大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
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
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
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
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眾
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縣諸
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冬十二
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
倉張顛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
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曜進拔草壁踞松多奔隴
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
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閏

三月晉王保將張春揚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
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

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眾散奔
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四十九
張春犇袍穿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
邽謚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爲曜已卒
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
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
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
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爲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
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
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拔涼王以趙慕
爲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
吾分縣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
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

桑城降趙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大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
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
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守隴城自
帥精騎突圍出犇陝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
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
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
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規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
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兩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
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冲
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餘戶于長安氏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顓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誦弘道皇后武氏誦弘德皇后王氏誦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

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顓大司徒齊王勣皆殺之朱紀范隆犇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粲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遺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眾扶持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

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比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至赤壁大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斬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位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大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雄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斬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卿爲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左右車

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遺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祭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爲將軍封烈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疆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

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漢主曜還都長安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爲祖亟議以聞群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爲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弼六程遐等勸勒稱尊弼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爲趙國太守皆爲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拜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弼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諫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群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愼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洪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潁俘獲萬計攻鄆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內史

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

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

爲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

而歸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

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

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衆自嶺澗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

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

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

塹柵環之過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

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

曜屯于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

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

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

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

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

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

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

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氏羌之衆屯秦州

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

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

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

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

震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耗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沮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

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菁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已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北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赦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臨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乙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三 五十二
西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已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怒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

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阬五郡屠各五十餘人于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群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大原王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大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敷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為尚書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群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

趙王勣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

十年春正月趙主勣大饗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勣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勣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勣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氏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略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

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疆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敗易於梁州私賣良

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

命你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貫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

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

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

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

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

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氏戰沒衆推始平
大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
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犇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
敵去咸以其地歸咸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咸有

元帝建武元年氏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
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
諸氏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
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
光國中郎將王獮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爲假黃鉞
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

牧武都王

明帝大寧元年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
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
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安壯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
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稚遣稚
兄侍中中領軍瑒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瑒弟珩出陰平以擊難
敵群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珩不得進而瑒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
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瑒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
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
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
何謂大業我寧爲趙鬼不爲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

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拜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公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氏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為仇池公相溫表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犇秦

外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

稱臣於秦秦以世為南秦州刺史

伍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

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

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下靖帥千餘騎助纂與

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道還西縣侯

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而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

為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犇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祕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劔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犇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劔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緜竹聞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犇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笮夜即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